

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第70期 2006年6月 143-152 頁

海洋與台灣

施正鋒

摘要

台灣是一個太平洋的海洋國家。我們的南島先民順著黑潮陸續而來，以永不停止的海浪來代表生生不息的命脈。我們的漢人祖先渡過黑水溝前來墾殖，海水代表著無限的憧憬。當葡萄牙水手在1544年越過台灣海峽而高呼「福爾摩沙」，就是讚嘆這個驚鴻一瞥的「美麗之島」。在太平洋戰爭中，海洋卻成為生離死別的共同經驗，不過，也凝聚了跨越族群的集體認同。幾百年來，台灣人透過沒有國界的海洋，早就將台灣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場。在冷戰時期，台灣儼然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成為西太平洋安全島鏈的重要一環，台灣人卻能積極參與美國所擘畫的世界市場，將台灣製造的产品暢銷全球。作為大海的子民，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熱情、積極的民族性；一直到全球化的現在，海洋依然是我們共同想像的來源，是一種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哲學。

關鍵詞：台灣、海洋、南島民族、太平洋、海洋國家

施正峰·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電子信箱為：cfshih@mail.tku.edu.tw

來稿日期：2006年5月3日；修訂日期：2006年5月18日；採用日期：2006年6月16日

Ocean and Taiwan

Cheng Feng Shih

Abstract

Taiwan is an ocean state located in the Pacific. Our Austronesian forebears sailed to Taiwan riding the Black Current flows since time immemorial. For them, the ceaseless waves stand for perennial lineages. Our Han-Chinese ancestors crossed the Black Canyon to look for the New Zion in Taiwan. For these impoverished people, seawater symbolizes boundless aspiration. When Portuguese sailors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s of Taiwan, they hailed Ilha Formosa to this beautiful is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wartime experiences in the Pacific helped to forge an inter-group collective identity.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Taiwanese have sought to sell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boundless ocean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while Taiwan became one crucial link of the security chain in the west pacific, the Taiwanese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world market desig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subjects of the ocean, we have inherit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s of passion and optimism. In this age of Globalization, ocean, being a way of life, value, and philosophy, is still the source of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mong the Taiwanese.

Keywords: Taiwan, ocean, Austronesian, the Pacific, ocean state

Cheng 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cfshih@mail.tk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3, 2006 ; Modified: May 18, 2006 ; Accepted: June 16 , 2006

壹、前言

台灣是一個環太平洋的海洋國家¹，四面八方環海，島上青山綠水，近世以來，被西方譽稱為美麗之島。自古，我們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先民乘著一葉扁舟，順著黑潮的暖流陸續而來，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四百年來，我們的漢語族先人九死一生渡過黑水溝，千辛萬苦從事墾殖開發，終於將台灣發展為現代化的社會。雖然我們歷經外來政權的統治，然而，由於前人的犧牲打拼，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不僅在經濟上擠身已開發國家之林，在政治上也能由威權統治進入民主時代。

海洋是萬物生命的來源，也是人類希望的泉源。作為大海的子民，我們的祖先帶給我們熱情、積極的民族性。打從西方國家東來尋求貿易之時，台灣人早就透過沒有國界的海洋，將台灣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一直到全球化的現在，海洋仍然是我們進入世界的最重要管道。

儘管如此，由於舊政權自我定位為大陸國家，在戒嚴時代將台灣沿海嚴加管制，儼然採取封閉的鎖國政策，將台灣定位為邊陲的「島嶼中國²」，以「大陸中國」的姿態矮化台灣人為封閉、狹隘的島國之民，「陸封」台灣人的心靈與行動（戴寶村，2003：31）。而我們從小被灌輸的「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情境（蘇素敏，2003：55），有意無意地提醒著，海洋是會吞噬漁民的無情大黑洞³。我們究竟要如何來了解海洋？

貳、南島民族與海洋

究竟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為何，學術界並沒有定論。不管現有的殘缺考古人類學所提供的舊石器時代證據（長濱文化、左鎮人）是否為原住民的先人、還是屬於遙遠記憶中的矮黑人，當前仍然有西源中國大陸、由南洋順風而來、或是直接本土滋長的詮釋⁴。儘管如此，這些爭辯並不重要，因為，不管是戰前的鶴佬人、客家人，還是戰後的外省人，都無法掩飾其先人來自地理中國的事實，唯一的差別是自願、還是被迫前來。

不過，我們也無法繼續對於「有唐山公、沒唐山母」的祖訓視若無睹，也就是以漢人的沙文主義，對於平埔母體的溫暖接納作集體失憶。平埔族並未被屠殺而滅族，而是在所謂的「教化」過程中無可奈何地選擇「作人」（當漢人），以便擺脫漢人社會的訕笑；平原地區的埔地經過偷、騙、搶而漸次流失，這種處境已經是夠悲慘的了，卻還要被迫壓抑自己的自我認同。一直到日本政府於1930年代禁止漢人女性綁腳，平埔族人才「得以」在外觀上完全自我隱藏；戰後，國民黨政府乾脆以平埔族過度漢化為由而取消其身分，彷彿是要他們為自己無言的命運而接受處罰。幸好，在國際潮流的鼓舞下，原先被視為中國邊疆民族的「山地同胞」，在1980年代中期發動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積極要求正名、自治、以及還我土地；經過將近20年的努力，「山胞」終於獲得憲法增修條文正名為「原住民」。

在政府所承認的12個原住民族當中，只有東海岸的阿美族⁵、以及蘭嶼的達悟族是明顯的海洋民族。對於達悟族來說，海

洋是通衢、而非天塹，其智慧是：

放棄征服海洋的念頭，而是思索怎樣與之融為一體，怎樣摸透海洋的脾氣與性格，怎樣與之成為朋友（鄭漢文，2002：76）。

儘管大海是達悟族的中心，不過，當他們不復為航海民族之際，祖先所留傳下來的航海知識，也只能百般無奈地化為近海的技術（夏曼·藍波安，2002：61-62）。當現代國家蠻橫切斷達悟族人與菲律賓巴丹島的自由來往，就只留下飛魚文化讓人作無限的遐想。

根據阿美族的口傳歷史，先人在洪荒時期由海外漂流，終於在海神的護祐下登陸台灣（達西烏拉灣·畢馬，2003）。對於臨海為居的阿美族人來說，大海不只是生活的來源，「海祭」更是族人凝聚生命共同體的依據（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當族人迫於生計，大舉蜂擁都會尋求就業機會，然而，無知的白浪官員卻宣稱原住民大多住在山上；只有透過「海的記憶」在夢中翻滾，以永不停止的海浪來肯定生生不息的命脈繁衍。

參、渡過黑水溝

不管是客家人、還是鶴佬人的開台祖先，當年為了要擺脫原鄉的經濟貧瘠、以及政治封建，漂洋過海是橫下心來的不得已選擇。然而，由唐山過台灣，必須先橫渡過險惡的黑水溝，因此有所謂「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的說法。〈渡台悲歌〉如此描述著（黃榮洛，1989：24-42）：

勸君切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 千個人去無人回

.....

台灣之人好辛苦 唐山牛隻好清閒 切呀切時天呀天 不該信人過台灣

.....

歸家說及台灣好 就係花娘娘子言 叮嚀叔侄併親戚 切莫信人過台灣

每有子弟愛來者 打死連棍丟外邊 一紙書音句句實 併無一句是虛言

儘管如此「心肝結gui球」，台灣代表著無限的憧憬，一旦能平安靠岸，就要落地生根、從此不再回頭。

來自泉州的鶴佬人，應該有不少人是唐、宋、元朝時期來自大食的航海後裔；不管是波斯人、還是阿拉伯人，即使他們在外表上已經漢化，乘風馭浪仍然是他們不可磨滅的天性。當鄭和在十五世紀（1405-33）搭乘寶船「下西洋」大展天威之際，這些人應該沒有缺席⁶。儘管明朝因為內憂外患而實施海禁，宛如把大海當作威脅的來源，不過，「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不得不「鋌而走險，向海上找生路」（曹永和，1979：8-9、104）。弔詭的是，這正是葡萄牙與西班牙為了尋找東方的香料，開始展開穿越大海洋競爭的時代，分別由印度洋、以及太平洋來到東洋⁷交會。

當葡萄牙船隻在1544年駛過台灣海峽、水手高呼著「福爾摩沙」（Ilha Formosa）（楊碧川，1987：1）之際，美麗之島其實已經有漢、和海盜／走私客作淺嚐即止的逗留，不過他們頂多與平埔族作邊陲式的接觸。與南非的好望角相仿，台灣一開頭只是不熟悉航道而擱淺的船隻中途站；然而，民間所留傳下來的林道乾、

及林鳳的十六世紀海賊故事，點明了海洋是一片不設防的扇形通路，是「冒險者的天地」（吳密察，1981：22）。對於顏思齊、及鄭芝龍這些人搭上西洋貿易風的梟雄來說，由日本到南洋這條航線就是他們通商的命脈，而海商、海賊、和官兵的身分只有一線之差⁸。相對地，對於原住民來說，門戶開放的西海岸卻是惡夢的開端，因為侵略者都由海洋而來（姜皇池，2004：75）；1875年的牡丹社事件，證明他們很難對抗集體跨海而至的外來兵戎，無論是紅毛番、漢人、滿洲人、還是東洋番。

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在1624年進駐台灣南部，一面征服平埔族，一面鼓勵閩、粵漢人前來從事拓荒式的農業墾殖（plantation），可以說是「海洋移民」之始（鄭瑞明，2003）；兩年後，西班牙人也相繼攻佔北台灣。荷蘭人在1642年北上驅逐西班牙人，卻在1661年敗於明鄭。鄭氏王朝三代實施屯墾，一直到1683年降服於施琅。整體來看，鶴佬人多在明末、清初時期來台，而客家因為渡台的限制而稍晚到來⁹；十九世紀中葉後，漢人多改往南洋。

荷治時期，台灣漢人耕種稻米、粗放甘蔗，當時砂糖除了銷往日本，還遠賣波斯和荷蘭；大體而言，台灣被當作暫時的貿易中繼站，只能算是「離島」，而非「海島」（曹永和，1979）。鄭氏原本是雄據海上的武裝貿易集團，一旦與清庭陸上競逐失敗，即使開始在台灣土地固著，仍然保有相當多海的特色；不過，在清治以後，台灣的漢人社會開始進入「土著化」階段（陳其南，1987），即將中國大陸的農業文化移植過來，以海洋為主體的生活比重逐漸下降（曹永和，2000）。儘管如此，台灣

對外貿易並沒有中斷，特別淡水和1860年開港以後的打狗（今日的高雄）兩地，仍透過大海將茶、糖、樟腦輸出，台灣遂得與世界保持密切聯繫；不過，因為經濟作物的擴大生產，帶來「開山撫番」的必要，也再度給原住民體會到海洋的壓力（林滿紅，1997）。

肆、由太平洋戰爭到鎖國時代

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李鴻章在「馬關條約」（1895）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漢人跨海前來台灣的遷徙才正式中斷。一些士紳推舉清吏組成台灣民主國，不過，在主事者唐景崧、以及劉永福竄逃以後，群龍無首的台灣百姓只能各自揭竿保護家園。日軍登陸後，一路燒殺擄掠，甚至於要地方要人提供妻女供其姦淫，終於引發台灣人強烈的抗爭（黃昭堂，1989：57）。初期，日本殖民者採取軍事統治（1895-1919），西來庵事件（1915）是漢人的最後一次大規模起義；對於原住民的征服延續到一次戰後，即使採取津津樂道的「理蕃」政策，在文人總督時期仍然爆發霧社事件（1930）。

日本政府讓台灣人選擇去留，不過，只有4,500人在期限內登記離台的意願，大多數台灣人無奈地接受當日本臣民的命運（黃昭堂，1989：66）；起初，大家族為了保持命脈，多半會遣送一房到最近的廈門，沒多久，也就相繼回到祖產所在的台灣。表面上，「本島人」與「內地人」是一視同仁，沒多久，異族間的差別待遇就讓台灣人感受到強烈的偏見與歧視，鶴佬人與客家人逐漸產生前所未有的集體認同（鍾肇政，1980）。

日治時代的台灣人一方面對於「皇民化運動」逆來順受，一方面又由對祖國（中國）的嚮往中尋求慰藉，彷彿在一明一暗中取得認同的平衡，毋須作痛苦且要付出代價的選擇。少數的菁英囿於血緣的困惑，選擇迴游朝思暮想的唐山（許雪姬，1991）；但當日本加緊對中國的蠶食鯨吞後，這些人必須藉由隱藏其台灣人的身份，甚至托身於日本人附加的身分，以求自保；在幻滅之中，大海中「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必須認清：「一個人如果除自身以外一無所有，則絕不能藉改姓而取得新的人格」、「爲了要把自己從這種可憐的境遇中解救出來，切望能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家庭」（吳濁流，1977：126-27、212）。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人帶來現代化、爲台灣的現代化奠定穩固的基礎。然而，儘管有八田與這樣以台灣爲家而奉獻於台灣建設的人（黃昭堂，2002），他們所愛的台灣是「日本人的台灣」、而非「台灣人的台灣」。作爲被殖民的「清國奴」，台灣人沒有當兵的義務，在「軍人、軍馬、軍犬、軍屬」排序之下，台灣人原本是以「軍夫」的身分前往南洋「作兵」（周婉窈，2003：131-32）。在南方海洋孤島中瀕臨死亡的意象（陳千武，1991；東方白，1990），跨越了漢人與原住民的藩籬，成爲台灣人日後塑造集體認同的經驗泉源。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過程中，台灣是日本南進的前進基地（中村孝志，2002），必須要把台灣這隻金雞母養肥，順便將台灣人真正帶入太平洋的懷抱；陰錯陽差而重新發芽的「海洋性格」，也匆匆地因爲日本戰敗嘎然而止（杜正勝，2000）。

日治時代由於整治港灣設備，新型汽船可以駛入，台灣可以將產品直接外銷，

不需要透過廈門轉口，無形中削弱了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松浦章，2004）。不過真正將台灣與中國切斷來往的，是戰後倉皇避秦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國民黨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遂將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自詡爲「反共的堡壘」、「自由的燈塔」，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實施了近半世紀的威權體制，由於擔心中共血洗台灣，國府採取海禁政策，不僅將環島的海岸線化爲禁地，也將台灣人養造成視大海爲畏途的保守性格（鄭清文，2004）。

對派駐金門、馬祖的外省士官長來說，近在眼前的大陸卻宛如遠在天邊，只能偷偷摸摸在第三地會見親人；對於本省籍的充員兵而言，國共鬥爭的八二三砲戰是多麼荒謬而真實。1987年政治解嚴後，政府才開放老兵回中國探親，一輩子顛沛流離，就是不甘土斷台灣，少小離家老大回，四十載一夢，卻愕然發現自己竟然已成爲「台胞」；至於大膽西進的台商，對於國際政治的糾葛也只能百般無奈。

伍、海洋國家的建構

在美軍的協防下，台灣彷彿是一艘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艦，成爲冷戰中圍堵中國的太平洋島鏈的一環。美國除提供台灣復甦所要的經濟援助，還開放國內市場給台灣，將台灣納入美國在戰後所一手擘畫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讓台灣產品行銷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國讓台灣年輕學子的靈魂，在迷惘中尋找到一扇自我流放的窗口，飛越過鬱藍的太平洋來到北美的新大陸，他們立誓再也不回頭，從此只能站在西海岸的一角遙望，一遍又一遍地以〈黃昏的故鄉〉來慰藉自己。沒想到，台灣在

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婆婆的太平洋頻頻招手，他們終於陸續在1990年代初期鮭魚返鄉，加入台灣建國的行列。

在美國與蘇聯對抗的高峰，美國與中國結盟，但與台灣維持最基本的實質關係；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和外交封鎖，台灣仍然奮力在經貿上尋求突破。自古以來，航運與貿易是分不開的（陳國棟，2003），透過貨櫃，Made-in-Taiwan的製品暢銷全球，這是從事海上商業活動的先人所留下來的本能；台灣漁船無遠弗屆¹⁰，可媲美大英帝國日不落國的輝煌成就¹¹。然而，因外交上的困境，冒險犯難的遠洋漁船，動輒得咎，一再被亦官亦盜的東南亞國家扣押、任人宰割，漁民的心酸血淚，讓望海的日子依然充滿著不確定。

已過世的林永生在創建《台灣建國運動組織》（台建）一書中寫著（林樹枝、張碧華，2004：303）：

經由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擠壓而成的台灣，她具有天生獨立的優越山河，依文化人類學而言，生存著優越的族群。我們就是立足在這個立場上，要建立自己的海洋國家…。

海洋國家的圖像在台建旗歌〈海洋的國家〉中更加清晰（林樹枝、張碧華，2004：204-5）：

鮮紅是熱情 單純 土直
台灣人的心肝
台灣人 全心肝 全款運命
飄／子孫 飄／子孫
代代永遠在生炭
翠綠的寶島 美麗山河

落土逐項擺會活
蓬萊米 玉蘭花 舉頭看見
懸大開闊 懸大開闊
透天透天的玉山
純白是自由 民主 光明
無限的地平線
有尊嚴 踮挺挺 台灣的子孫
充滿喜樂 充滿喜樂
咱是海洋的國家

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直選，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以「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為競選主軸，試圖以鯨魚來象徵台灣，取代黨外時代的蕃薯，欲擺脫傳統的悲情。不過，台語文運動者蔣為文（1996：8）在〈海翁〉仍然難掩其心中的困惑：

我聽tioh海翁the叫
伊，浮出我的腦海
親像the抗議
爲啥物
海
對伊來講
是痛苦的深淵

2000年上台的民進黨政府主張海洋立國，副總統呂秀蓮（2004：6-7）直言：

台灣歷史的演進其實一直有著一條始終步變的定律，那就是：「海洋台灣」帶給台灣人民的是希望和富足，而虛幻的「大陸意識」則往往造成台灣人的空幻和茫然！

我們可看到其欲打破過去故步自封之陸權心態，代之以海洋視野的自我定位，

及以海洋文化為立國精神的前瞻觀點。

《海洋白皮書》（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2001）關注的是海域安全、海洋資源、以及海洋人文；然對於如何養成國民「包容、冒險、多元、利他、公益、平實等胸懷」的海洋意識，並無具體建議。近日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111-112）提出了「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確認台灣是個海洋國家，以「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為目標，提出「重建航海歷史圖像、打造海洋空間特色、保存傳統海洋文化、形塑海洋生活意象」的策略。

「何為海洋子民？何為海洋文化？」「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採取「海洋文化本質是充滿想像、無界限及挑戰性」的開放態度¹²（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70）。有人說：「大海意味著自由、機會、創造、資源、力量，海闊天空的萬種可能」（龍應台，2003：35）；也有人主張將人心與國民性格「海洋化」，即學習海洋的「包容博大」、「江海下而納百川」、「江養萬物而不自居」、「冒險犯難而不怨天尤人」、「求心而不畫地自限」（方力行，2002：7）。此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哲學。若要解放我們心靈上的桎梏，就要擁抱孕育我們的海洋，讓海洋成為大家的共同想像。

參考文獻

- 卞鳳奎（譯）（2002）。中村孝志著。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灣。板橋：稻香。
- 卞鳳奎（譯）（2004）。松浦章著。日治時期台灣海運發達史。蘆洲：博洋。
- 方力行（2002）。海洋與台灣。載於劉克康、劉家瑄（編），二十一世紀海洋台灣（頁6-7）。台北：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 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2001）。海洋白皮書。台北：作者。
-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4）。2004年海洋事務研討會大會手冊。台北：作者。
- 吳密察（1981）。唐山過台灣的故事。台北：時報。
- 吳濁流（1977）。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行。
- 呂秀蓮（2004）。台灣大未來。台北：知本家。
- 杜正勝（2000，4月30日）。海洋台灣無限想像遼闊自由。聯合報。
- 周婉窈（2003）。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 東方白（1990）。浪淘沙。台北：前衛。
-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
- 林樹枝、張碧華（編）（2004）。海洋的國家—台灣建國運動先驅者林永生傳。台北：前衛。
- 姜皇池（2004）。海洋意識、台灣精神象徵。新台灣新聞周刊，450，74-75。
- 胡興華（2003）。台灣的漁業。新店：遠足文化。
- 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海的記憶—阿美族港口部落樂舞。新店：作者。
- 夏曼·藍波安（2002）。從禮儀祭典探討物質文化。載於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編輯），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頁60-

- 64)。台北：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 翁佳音（2000，10月）。**近代初期台海風雲**。論文發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會科學研究所主辦之「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台灣島史—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 曹永和（1979）。**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
- 曹永和（2000）。**中國海洋史論集**。台北：聯經。
- 許雪姬（編）（1991）。**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驗（口述歷史第六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千武（1991）。**陳千武集**。台北：前衛。
- 陳在正（2003）。**台灣海疆史**。台北：揚智。
- 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 陳國棟（2003）。台灣歷史上的貿易與航運。載於邱文彥（編），**航運貿易新趨勢**（頁1-29）。台北：胡氏圖書。
- 馮小非（2003）。穿過記憶便是海。**文化視窗**，53，46-51。
- 黃昭堂（1989）。**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時代。
- 黃昭堂（編）（2002）。**八田與一研究**。台北：現代文化基金會。
- 黃榮洛（1989）。**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台北：台原。
- 楊碧川（1987）。**簡明台灣史**。高雄：第一。
- 達西烏拉灣·畢馬（田哲益）（2003）。**阿美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
- 廖中山（1995）。**海洋台灣VS大陸中國**。基隆：海洋台灣。
- 蔣為文（1996）。**海翁**。台北：台笠。
- 鄭永常（2004）。**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板橋：稻鄉。
- 鄭清文（2004）。海洋文學、期許壯美未來。**新台灣新聞周刊**，443，74-75。
- 鄭瑞明（2003）。台灣早期的海洋移民—以荷蘭時代為中心。載於邱文彥（編），**海洋文化與歷史**（頁11-44）。台北：胡氏圖書。
- 鄭漢文（2002）。從祭典儀式探討雅美大船的物質文化。載於台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會（編輯），**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際論壇論文集**（頁48-59）。台北：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 龍應台（2003）。**面對大海的時候—海洋立國世界島**。台北：時報。
- 戴昌鳳（2003）。**台灣的海洋**。新店：遠足文化。
- 戴寶村（2003）。島之國、海之民—海洋台灣的歷史圖像。**文化視窗**，53，28-31。
- 戴寶村（無日期）。**第六篇—深耕海洋文化，形塑民族特質**。海洋政策白皮書海洋文化組（初稿）。
- 鍾肇政（1980）。**濁流三部曲**。台北：遠景。
- 蘇素敏（2003）。天這麼黑，風這麼大—從「海岸冥記」護探行動說起。**文化視窗**，53，54-55。

註釋

1. 有關台灣海洋的綜合性介紹，見戴昌鳳（2003）。
2. 請參閱陳在正（2003）是台灣為「中國海疆」、以及廖中山（1995）的「海洋台灣」vs.「大陸中國」。
3. 有關文學中的海洋，見馮小非（2003），特別是「延伸閱讀」所列的書單。
4. 見曹永和（2000）的討論。
5. 或許再加上卑南族。
6. 根據鄭永常（2004：365-77），明朝的浙閩粵海商是「在地漢人」，不同於先前歸化的阿拉伯裔華商。
7. 這裡的用法是與「西洋」相對應，是泛指包括爪哇以北的模糊範圍，並非指日本；見曹永和（1979：115）的討論。
8. 其實，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出現，不過是法國大革命（1789）以後的事。參見翁佳音（2000）。
9. 有關閩客來台先後及開發地的差異，見林滿紅（1997：176-80）的討論。
10. 有關我國的漁業發展與現況，見胡興華（2003）。
11. 目前，高雄的貨櫃吞吐量為世界第二，遠洋鮪魚、魷魚的捕撈居世界2-6位（方力行，2002：7）。
12. 請參考戴寶村（無日期）。